

张震

第二季

惊悚故事集

张震
惊悚故事集

图书系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头反

张震

第二季

惊悚故事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头发 / 张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02-010608-0

I. ①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9369 号

责任编辑 刘 鑫

装帧设计 赵 迪

责任校对 李晓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3 千字

开 本 665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75 插页 3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608-0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泽萱

前 言

也许这一次，依然开始于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
张震讲故事，流淌着一串忽明忽灭的字符与你邂逅。

当然是众多理由中的一个：好奇的窥探、紧张的情节、悬念的震撼或是一次惊吓……

但愿老天保佑，我能把你想要的给你。

这是一个与其他日子没有什么分别的平常的一天，正如每一个故事的开始，都是那么平常。变化，总在最细微处发生，弱到你可以不经意。敏感，没错，那就是你，敏感的你总是有所察觉但辨不出是惊是喜。于是当铺天盖地的平常日子流逝出一个意外的结局，惊叹号，很无力。

你在责难这是我的主意，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主宰，其实你错了，我只有支钝钝的笔在书写平常人的恐惧。

翻过这一页，一个新的故事在等你，它当然开始于一个平常的日子。我讲述平常人的故事，因为我本如此。

我创作不平常的命运，因为人生原本如此。

我是张震，当你在我的文字中自由地想象又小心地防卫时，我一定站在你的右边。

张震

2014年夏

目 录

报 复	十 八 楼 的 第 二 天	大 伯	头 发	还 乡	红 鹃	收 留
~~~~~	~~~~~	~~~~~	~~~~~	~~~~~	~~~~~	~~~~~
249	187	169	117	89	47	I

# 收 留

总有回来的一天





## 1.

走进那家小店之前，可瑶先朝里瞥了一眼，见没什么人，就进去了。

屋不大，有股淡淡的墨香，是卖扇子的，都是折扇，有的展开摆着，有的摺起来，或者挂在墙上。可瑶记得两个月前这儿还是家小五金，她曾买过一个水龙头，没想到她两个月没下楼，已经换了行当。可瑶放眼打量，没有名贵的材质，扇面没用一块绢，扇骨也都是竹子的。但扇面却各个漂亮，或是毛笔书写的古人诗词，或是花鸟山水的写意画，字画看上去都颇为不凡。

没一会儿，别的客人都走了，一个老头过来招呼可瑶。

“挑一把吧。”老头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十块一把，很值的，扇面都是我自己画的。”

可瑶回过头，看见老头个子不高，样子很和善，只是脸上不利索，

有一道疤从耳畔伸到嘴角，红棱棱起着鼓，毁了半张脸，让笑容也显得怪怪的。

“你自己画的？”可瑶问。

老头凝视了可瑶片刻，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年轻的时候爱摆弄书画，也没弄出名堂，老了没事做，画扇面赚一口饭钱。”

可瑶暗叹老头的才华，在展开的扇面里找着中意的，想要买一把。

这时，老头在可瑶身后说：“姑娘，有一句话，说了可别怪我冒犯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那条疤是怎么弄的？”

可瑶愣了片刻，慌忙抬起手，摸脸，又摸脖子，跟着后退了几步，看着老头。

从家走到这条街也就十分钟，可瑶却把自己捂了个透——口罩，围巾，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。好在这个季节风大，空气也浊，这种打扮还不算过分。她做那些只为遮住那条疤，已经遮得严严实实了，可是老头却问她，疤是怎么弄的。

老头看出了可瑶的紧张，识趣地走到远处的椅子边，坐下，说：“姑娘，别怕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知道，你那里有一条疤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说出来，只怕你要笑……是那条疤告诉我的。”

可瑶真的笑了。苦笑。

老头站起身，目光中氤着一团诡异，问：“能摘下口罩让我看看吗？”

可瑶慌起来，拔腿往外走，走到门边时，老头说：“大夫都是照章办事，再好也就是那么回事。”

可瑶站下。

“也许我能帮你。”老头说。

“怎么帮？”

“帮你消了那条疤。”

“消了……疤？”

“对，把那条疤请走，让它永远离开你的脸。”

这分明已不是正常人的话，可瑶快步走出店门。老头追出来，说：“看看我的脸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撒谎了。”

那条疤从耳畔到嘴角，横穿了老头的半边面颊，可瑶刚才第一眼就看到了，不过那能代表什么？

“进来，我给你看。”老头说。

可瑶犹豫了一下，又走回店里。老头关店门，从里锁上，走到凭窗看不到的角落，招呼可瑶过去。

可瑶上前了脚步，不再动弹。

老头抬起手，指尖触到自己脸上那条疤痕的一端，嘴角微咧，竟慢慢用指尖夹着，把那道疤从脸上“撕”了下来。疤痕所附之处随即露出了一条殷红的槽。血渗出皮肉，结成滴，从槽里淌出来，顺着脸颊缓缓流落。

可瑶目瞪口呆！

她又望向老头手上的那条疤，它居然在动……像一条有生命的虫，在老头的指尖里翻腾扭曲，仿佛正经历着难熬的痛苦。

可瑶屏气偃息，惊愕良久。抬起头时，她看见老头直盯盯看着她，接着，他脸上的那道凹槽渐渐平复，转眼变成了完好的皮肤。皮肤又微微抽搐，拱出来无数肉色的细丝，细丝须臾融合，凝成了一道疤——从耳畔到嘴角，和刚才被“撕”下来的疤一模一样。可瑶再去看老头

手里的疤，已经不见了。

店里哑静。

可瑶呆视着老头。

“是一个小伙子的疤。”老头指着自己的脸，解释道，“昨天他来我店里，我把这条疤从他脸上请了下来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可瑶嗫嚅着，仿佛还在梦中。

“没什么不可能，只是你不知道。”老头恢复了和善，让惶然无措的可瑶坐下，告诉她，“疤痕看起来只是个丑陋的死物，其实并不是那样。每条疤之所以能来到世上，都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。机缘创造了它们，让它们突破障固，在生灵的血肉里生根，自然也给了它们非凡的灵性。悟透它们的灵性，就可以和它们打交道。疤痕看似凶悍，其实心思温和。只要你心诚，不去戏弄它们，求到它们的事它们一定都会答应。”

老头走到可瑶面前，低声道：“我有‘请疤’的法子，能让疤痕从人的身上离开，你想试试吗？”

老头看着可瑶的眼睛，脸上泛出笑意。

可瑶心若撞钟！

她颤声问：“真的？”

老头点头，“只是这花费……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要一万块。”

可瑶几乎跳起来。这是她平生听说的最划算的交易！她正欣喜，听见老头说：“不过，要想让我为你‘请疤’，还得劳烦你做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给那条疤找一个去处。”

可瑶没懂。

老头解释：“我说了，疤有灵性，我可以请它离开你，却不能杀了它。所以，要想请走你那条疤，必须得有一个收留它的人。”

“怎么收留？”

“把你的疤请到那个人那里，让他成为疤痕的新主人。”

“让我的疤，长在……别人身上？”

“脸上。”老头重重地纠正，“请疤的规矩是，从哪上路，在哪落脚，所以，最后那条疤一定会长在一个人脸上和你一样的地方。至于那个人是谁，由你决定。”

可瑶心里凉了。

老头看出她的失望，笑道：“倒是有些不厚道，但终归也不是什么杀人越货的事。一看你就是老实人，做这种事心里难免堵得慌。可是，凡事有得就有失，想要脸上规整，心里就别那么较真儿，你说呢？”

可瑶默然思忖着老头的话，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只是，她真就是一个较真的人。那条疤固然令她万分痛苦，但她更懂得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损人利己的事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。

“要不这样。”老头又开口，下了决心似的，“我先把那条疤从你脸上请下来，暂时帮你照看着，你看行吗？”

可瑶刹那重燃起希望，“这样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老头指指自己的脸，“要不，那小伙子的疤怎么会在我的脸上？他也是一时实在拿不出主意来，不知道该让谁收留他的疤，就先让我帮忙照看着了。只是有一样，可千万记住……”老头暗下神情，提高了声音，“所有的疤痕我最多只能照看三天。三天内，你一定要给你的疤找一个收留者，否则那条疤会以为你在戏弄它，把它甩了。我

说过，疤痕最忌讳被人戏弄。一旦发现你戏弄它，它会怒火中烧，拼命散布你的恶行，让所有这些年被我请过的疤都跑到你的身上去，再也没有办法让它们离开。到时候，你一定生不如死！”

可瑶呆瞪瞪地看着老头，揪着心，咒骂那见鬼的规矩。什么“照看”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得坑个无辜的人？只怕一旦把那疤痕请下来，就骑虎难下了。三天转瞬过去，到时候要么嫁祸于人，要么惹祸上身。那老头包藏着邪技，一把年纪了，天知道已经请过了多少条疤，招上身可不就是生不如死？

唉……倒是造化，只可惜自己无福消受！可瑶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正要咬牙离开，听见老头问：“能让我看看你那条疤吗？”

可瑶看着老头的脸——他脸上横着昨天从那小伙子脸上请下的疤。可瑶想，自己的疤可比那条恐怖多了。也许老头见了她的疤，就主动打了退堂鼓，若真那样，也就省了遗憾。这么想着，可瑶就摘下口罩、围巾，亮出了那条疤……老头顿时睁圆了眼睛。

那条疤从可瑶的鼻梁开始，伸到脖子上，微红、壮硕、刺眼，尽毁了娇俏，竟令两半边的脸判若两人。

“这条疤你请不走吧？”可瑶问。

“全身都是疤，没一块好皮，照样请得走。”老头胸有成竹地蔑笑，又说，“只是这请疤的法子对于收留疤痕的人确实有失公道。要是你的疤痕浅些，不用你犹豫，我都让你去找大夫。只是你这疤……恐怕大夫就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给不了你原来的脸。我不劝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老头说完便不作声，走到桌边，研墨，展开一柄折扇，在扇面上走起了毛笔。

可瑶站在一边，心如悬旌。

老头的那句话穿透了她的心——大夫真的给不了她原来的脸。想  
在医院消了那条疤几乎不可能，充其量是改善，改善到什么程度还要  
依情况而定。大夫又偏不让她乐观，说什么切除、植皮、激光……效  
果恐怕都不会太理想。

关键是，那条疤长的地方太显眼了。和人打交道，都是先递上脸，  
自己就得递上这条疤。现在倒行，屋不出，楼不下，在全世界后面藏起来，  
难道还一辈子都要这么藏下去？想想，只要那条疤在，人生真是看不  
到什么希望。哦，还有大手，那么好的男人，自己这张脸怎么对得起他？  
再说，又哪是奢求额外的美貌？只是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样子，好歹  
让自己有脸见人，不是最起码的愿望吗……思前想后，心一横，可瑶  
终于拿定了主意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把那条疤“请”走再说吧。反  
正按老头说的，还有三天时间，走一步算一步！

可瑶清清喉咙，空空地说了声“好吧”，就问老头该怎样“请疤”。

老头放下笔，让可瑶随他进里间。

里间的陈设很简单，进门是一张单人窄床，对面有个桌子，墙上  
悬着一排吊柜。老头过去，打开一扇柜门，拿出了一个香炉、一叠香、  
一个硕大的铜瓮。他把铜瓮放在桌上，香炉置于前方，指指床，对可  
瑶说“坐吧”，然后就燃起香，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细声如缕地念叨  
起了什么。

白烟腾起。

可瑶觉得那香实在特别，是一股她从未闻过的味道。她渐渐觉得  
头有些沉，然后，忽然听见哪里传来了莫名的响声。她循声望去，声  
音竟是从那铜瓮中传出的，“咕噜咕噜”，好像锅里在煮着什么东西。  
可瑶正惊讶，见老头从地上站起了身。他捧过铜瓮，一揖到地，打开



铜瓮的盖子，伸手进去，慢慢从里面捧出了一张黏糊糊、软兮兮的东西，肉色，垂感十足，像是什么的皮。

老头来到可瑶面前，可瑶想问他手里那东西是什么，老头先开口了。

“有劳了。”他说，望着可瑶的疤，神态尽显恭和，然后便示意可瑶探过脸来。可瑶照做。老头向下拉了拉她的衣领，让那条疤露出全身，凝神端详片刻，便将那张“皮”盖在了疤上。可瑶猛觉得彻骨冰凉，仿佛瞬间置身了万丈冰窟。继而，一股强烈的眩晕向她袭来。她晃了几晃，合上双眼，倒下去，恍惚听见耳边响起了什么，似远似近，像是含混不清的低语声，又像绵延的抽泣，然后她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被摇醒时，可瑶看见自己躺在窄床上，老头站在床边。可瑶忽然觉得老头哪里变了样。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……老头脸上多了她的那条疤！

颤抖着……可瑶抬起手，手如惊兔，寻找那条疤……脸、脖子、鼻梁……没有！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用眼神示意老头，老头会意地拿来镜子。可瑶看见自己的整张脸光滑平整，再不见一丝伤疤的痕迹！她难以置信地伸出手，轻抚着原来那疤痕的地方，皮肤柔嫩得一如两个月之前，好像那场灾难根本不曾发生过。

可瑶终于露出了笑容，感激地看着老头。

老头并不回应她的感激，伸出三根手指，说：“三天……三天之内必须要有人收留这条疤。记住，别耍小聪明，不能凭空编一个人出来。收留疤痕的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；也必须是你以前见过的人；还有，必须是一个活人。如果违背了其中任何一条，都会让这条疤找不到路，发现你在戏弄它。要真等到它把所有被我请过的疤都招到你身上去，后悔就晚了。”